



新浪原创
book.sina.com.cn/cyc

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三大门户网站联袂专题推荐

纪检监察干部

J I J L a n G a n b u

于勇 著

全方位记录官场特殊人群

多才多艺的作家，多情多思的观察家



长征出版社

新浪原创
book.sina.com.cn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三大门户网站联袂专题推荐

纪检监察干部

J i j i a n G a n b u

全方位记录官场特殊人群

于勇 著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纪检干部 / 于勇 著. —北京:长征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80204-486-9

I. 纪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4418 号

书 名： 纪检干部

作 者： 于勇

责任 编辑： 罗婷婷

装 帧 设 计： 奇文云海

版 式 设 计： 含章行文

出 版 发 行：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：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100832

电 话： 68586781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： 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 450 千字

印 张： 20

版 次：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 29.80 元

ISBN 978-7-80204-486-9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纪检干部

◎目录

第一章 书记失踪之谜 /1

张副书记打发走保安员，给赵市长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赵市长，情况有些不妙，有个保安员看到一些情况，从目击者描述的情况看，很像是绑架，被绑的人很像是宋书记，但还不能最后肯定。我想宋书记可能发生了意外。”

第二章 雾里看花 /61

我感觉这几年田泉市的党风非常成问题，宋书记从来不抓腐败，他甚至擅自把市里各局的纪检组都撤销了，不知是谁给他的权力。所以造成田泉市腐败成风，腐败分子横行，败坏党风。想升官的人送礼送钱，有了官位的人要保住官位还要送礼送钱。

第三章 双规行动 /87

地区纪委调查组对田泉市城建局进行了一个月的查账，有几笔资金暴露出疑点。宛丰鑫刚上任就马上搞了公园路市场开发，可收资金 540 万元，但局内财务账内只记载了 130 多万元的土地占用费，石成对这一情况非常感兴趣。

第四章 初露端倪 /107

“我对你们这些领导有意见！我们共产党人凭什么能坐江山？就凭共产党为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过好日子，人民才拥护我们。可是现在你们为什么不为工人们解决问题？工人的事几年没人管，贪官不知把钱卷到哪里去了，你们也不问？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你们到底为谁服务？为人民服务是一句空话吗？”

第五章 借刀杀人 /131

宋世博辗转反侧一夜未眠，他深深感到达摩克利斯之剑已高悬在头顶。他做梦也没想到最令他胆寒的秘密竟然让石成掌握了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着实让他不寒而栗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石成一伙人是怎么摸到这些情况的。他们抓到了杨飞升，这个人出了什么事？他不是躲到外地去了吗？他为什么供出这个情况？

第六章 坚守正义 /169

石成坦率地说：“我是专门为了宋世博的案子赶回来的。根据我掌握的情况，宋世博不是没有违纪问题，而是有严重的违纪问题和经济问题，还有受贿卖官的嫌疑。已经查明，宋世博的失踪的原因，是被柳坝市盛发工程公司老板刘胜利所绑架，因为其与一桩行贿买官案有关系，而且刘胜利用一盘宋世博受贿的录像带要挟他，宋世博才不敢报案。”

第七章 选贤任能 /183

宋世博终于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，一切都是按他的设计发展的，石成终于被他除掉了。他召开了市常委会，要把自己新的计划公开实施。这个计划就是要把为纪委提供过情况的人清除掉，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他的威胁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不安定因素。他也考虑过这样做很危险，但他要铤而走险。

第八章 拨云见日 /205

地区纪委周书记得到通知来到省纪委，办公厅秘书长告诉他省纪委高林书记要见他。他有些不安。一个月前，省纪委派来一个案件审查组，对地区纪委所办的宋世博案及有关几个案卷进行了审查。他们只看案卷不表态，当时他就惴惴不安，感觉到这些人来头不对，他最担心的还是宋世博案会对他产生负面影响。

第九章 灰色的表演 /233

市城建局马副局长在全市最上档次的富丽华大酒店请客。花钱多也不怕，多么奢侈的宴他都敢上，一桌五千元一万元的饭他也不怕。他请客都是欠账，从不现钱交易。他主管工程这一块，尤其在局长宛丰鑫被双规后，他就成了常务主管。他请完了客，从电话本里挑一个工头，打一个电话，让他去饭店结账。

第十章 一叶知秋 /257

石成向地区纪委提交了对宋世博受贿案予以正式立案的报告。证据很明确：市教育局长薛云芝承认为升局长向他行贿 10 万元；市民政局长方贵生承认为从平坛镇调入市民政局任局长，向他行贿 15 万元。地区纪委委员会听取了石成的汇报，对他提出的立案报告一致通过，并建议对宋世博立即进行双规审查。

第十一章 斗争不会停息 /293

人事局的花局长这几天寝食不安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宋世博被双规，使他本已不安的心更加震颤不已。他想：自己刚刚给宋书记送了 15 万元，把自己朝思暮想、人人垂涎的田泉市人事局局长的职务买到手，位置还没有坐热，看来大祸就要临头了。

纪检干部

◎第一章 书记失踪之谜

田泉市委的会议室里正准备召开市常委会议，市常委们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已到会就座，等待会议的开始。可是市委书记宋世博的座位上却还是空着。

原定的开会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分钟，市委书记还没有到，在座的人们开始不耐烦地左顾右盼。召开市常委会，主持会议的书记却迟迟不到场，这是以往没有的事。这时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有急事找宋书记，市委办公室刘主任走出会场开始四处打电话，寻找市委宋书记的去向。电话先打到宋书记的家里，家里人说宋书记一早就去上班了，中午没有回家，也没有给家里打电话。宋书记不回家吃饭，在外面有应酬是常有的事，家里人也习以为常了。再打宋书记的手机，却是关机。好不容易刘主任才把电话打到宋书记的司机小赵的手机上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宋书记在你那里吗？”他觉得司机一定和宋书记在一起。

司机小赵回答：“我正在市风华宾馆等宋书记呢。”

刘主任急忙问：“宋书记在风华宾馆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有客人？他的手机怎么一直关机？”

司机小赵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不知道，上午十点我送宋书记到风华宾馆，他说要见一个客商，让我等着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宋书记出来，我也不敢离开，中午饭还没吃呢。”

刘主任一听有希望，忙吩咐说：“你赶快去找到宋书记告诉他省委有事找他，并问

问他今天下午的市常委会还开不开，这里的与会人员都在等他呢。最好让宋书记赶快来会场，如果来不了，让他开机，我请示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照办！”司机小赵一溜小跑进了宾馆的大门，到服务台前去问宋书记在哪个房间。服务小姐却说根本没有见到宋书记进来过。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，他直接闯进了宾馆经理的办公室，下命令似的说：“市委宋书记到这里来看一位客商，现在市委找宋书记有急事，请你帮忙找找他在哪个房间。”

宾馆经理也很惊讶：“宋书记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他马上给各楼层服务台和餐厅、酒吧、桑拿间、歌厅等处打电话询问，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说没有见到宋书记到来。经理不免有些着急，他忙上了电梯直奔宾馆大厦十层，那里有最隐秘的性服务小姐和异性按摩服务间。他悄悄地问了几个带班小姐，都说没有见到什么市里的领导人物。

司机小赵好生奇怪，他明明把宋书记送到这里，怎么会蒸发得无影无踪了呢？他自己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顿时湿透了衬衣。市委书记在他手里失踪了，他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他结结巴巴地给市委办刘主任回电话：“刘……刘主任，宋书记不在风华宾馆，我……我都找遍了，不……不……不知道去了哪里。”

刘主任不由得提高了嗓门训斥道：“什么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不是把宋书记送到风华宾馆见客商了吗？”

小赵忙辩解：“是啊，我送宋书记过来的，他说让我在院子里等一会，他自己进了宾馆，就再也没见他出来。刚才我找遍了宾馆，人家都说没有看见宋书记来过，这可怎么办？宾馆经理也在跟前，您跟他说说。”

宾馆经理接过电话说：“刘主任你好，小赵和我刚才找遍了宾馆的每个房间，没有宋书记的影子。小赵说宋书记上午十点多就来了，可是中午我在餐厅招呼客人们吃饭，也没见到宋书记来吃饭。到现在好几个小时了，如果宋书记在我们这里，总会有人看见的，可是我问遍了服务员，谁也没有看见宋书记。”

刘主任急忙给省委办公厅回了一个电话，说宋书记在外地有急事联系不上，联系上以后马上给办公厅回电话。他关掉手机匆匆走进会议室，伏在赵市长耳边低声说：“宋书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他的司机也找不到他，省委办公厅也在找他，您看这个会还开不开？”

市常委会历来是由市委书记主持召开的，议题也是由市委书记来定的，没有市委书记的授权，市长虽身为副书记，也绝不敢越权主持召开的。但对于这个会还开不开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如果他把这个会散掉了，万一宋书记又回来了，那要引起大误会的。赵市长起身拉着刘主任走出会议室问：“怎么回事？宋书记不在，这个会怎么开？”

刘主任想想说：“我觉得事情有点不正常，这是我的直觉。司机小赵说，他上午送宋书记到风华宾馆见一个客商，之后人就不见了，到现在已四个多小时，还没找到，宾馆的人都说没有看见宋书记到风华宾馆来，而小赵说宋书记进了宾馆就没看见他再出来。我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宋书记的手机一直关机，他也没来电话。”他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猜测，只是暗示。

赵市长也觉得蹊跷，宋书记不声不响地不来参加市常委会的现象从来没有过。他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宋书记失踪了？不可能的事！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

刘主任有些紧张地说：“我也不敢妄作猜想，可是宋书记进宾馆几个小时反而找不到了。而且谁也没见到他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这正常吗？我觉得……”

赵市长看看手表想了想说：“你带几个人马上到风华宾馆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再找找，不要张扬，要保密，我再等一会，听你的消息。”

刘主任叫上秘书和司机匆匆地走了。赵市长回到会议室，别人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，他却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继续看文件。又过了一小时，刘主任也没有来电话，他看看手表，然后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边平静地对大家说：“宋书记大概有急事走不开，今天这个会改日再开吧，散会。”

市委常委们白白等了几个小时，各自带着满腹狐疑和揣测走出了会议室。赵市长悄悄地拉住了分管政法的市委张副书记，进了旁边的休息室，把门关上，赵市长问张副书记：“老张，你知道宋书记到哪里去了吗？”

张副书记感到莫名其妙：“不知道，他不是通知开会吗？怎么他就无踪影了？”

“是啊，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情况啊。刘主任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司机小赵上午把他送到风华宾馆，到现在人却找不到了，这事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？”

由于职业习惯，张副书记一听就警觉起来了：“什么？人找不到了？怎么可能呢？”他又想了想说：“如果人真的找不到了，这可不是小事。他如果在宾馆里，总应该能找到，或者自己出来。他不参加会也应该有个电话告诉一声……是啊，是有点不正常，你说可能会出什么事？咱们可不能太麻痹大意了。”

赵市长慎重地说：“风华宾馆连桑拿房都找过了，就是干那种事，四五个小时也够了吧？你看，会不会出别的事？”

张副书记在屋里转着圈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会出什么事呢？车祸？不可能，酒喝多了？……人又找不到，不会失踪了吧？”他停下来有点神经过敏地盯着赵市长：“如果真的失踪了，就得赶快动用公安，可是……可是，如果弄错了，这负面影响就太大了，对宋书记、对我们的影响都不好。”

赵市长烦躁地搓着沙发扶手说：“如果真的是失踪或出了其他事，我们不能当机立断处理，后果也很严重，我们将要承担责任，那时我们无法向地委交代。”

赵市长的话让张副书记下了决心：“这样吧，我和市公安局马上去风华宾馆，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再决定怎么办。”

赵市长同意：“好，但不要太声张，不要直截了当地查。你抓紧时间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和我联系。”

张副书记的汽车赶到风华宾馆时，市公安局冯局长也带领人马风风火火地赶到了。张副书记把冯局长叫到自己的汽车里，简要地把发生的情况对他说了一遍，又问：“依你的经验看，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？”他还是怕搞错了。

冯局长很茫然地说：“宋书记是个大忙人，就是在宾馆里也没必要躲起来让人找不到他，另外……也没听说过宋书记有什么不良的嗜好。这事就奇怪了，按说他如果出了宾馆，应该叫上司机一起走……”他也觉得情况重大，不便由他再作分析：“张书记，你决定吧，我执行。”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的事不敢轻易作出判断，尤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在场，对这种可能会涉及到上级领导声誉的大事，他是绝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，这个决定权他还是推给了张副书记。

张副书记说：“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小心为好，不出事谁都好。现在情况不明，咱们做最坏的准备。你立刻开始行动，搜查！但不要搞得动静过大，要严格保密。”

公安局长有些为难：“这种事一展开调查，可以说无法保密，这个影响面……”

张副书记一摆手下定了决心：“好了，别考虑那么多了，行动吧。”

风华宾馆的贵宾接待室里空气很是紧张，宾馆总经理、经理、市委办刘主任、司机小赵等都在，经理的脸涨得通红，小赵的脸吓得煞白。看见张副书记和公安局长一行人到了，空气似乎快要凝结了，都觉得这回出了大事了。

张副书记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找到了没有？”

宾馆经理声音有些颤抖地说：“我们刚才又找了一遍，每个客房和厕所连储藏间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宋书记根本就没有来过。”经理想把这事和自己彻底分离开。

司机小赵却粗声地说：“你胡说！我明明把宋书记送到这里，我看宋书记进了大堂，才把车开到院里等他，怎么会没来过？”他这架势好象是非让风华宾馆交出宋书记不可。

公安局冯局长回头对刑侦队长命令说：“马上封锁各出入口，查！每一个人都不要放过！”

张副书记只平静地对宾馆经理和小赵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这里，把手机都交出来，不要与外界有任何联系，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。”说完开门离去。

风华宾馆上下被不详的气氛笼罩着，便衣警察们立刻开始了新一轮非常专业的搜查和精细的调查。宾馆里的每个房间和人都没有放过，警察们毫不客气地进入每一个房间，检查每个衣柜和床屉以及顾客的物品。服务小姐好奇地问：“你们查什么？是不是有罪犯逃进来了？”

被骚扰了的房客们不满地嘟囔着：“怪事，大白天这么折腾，查妓女也该挑个地方。”

在一楼值班经理办公室里，张副书记透过面对大堂的玻璃窗观察着大厅内的情况，心烦意乱地揣测着这次发生的事会是怎样一个性质的事件。公安局长领进一个年轻的大厦保安员：“张副书记，这个保安员看到一些异常情况。”

张副书记转过头来盯着保安员紧张的脸，冷冷地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：“说！”

见人无数的保安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官，脑门上直冒汗：“今天上午十一点多钟，我在宾馆后院停车场值班，看见有三个人从宾馆后门出来，上了一辆黑色小汽车，车门刚关上，忽然又开了，有个男人钻出半个身子，好象想下车，他冲我挥手喊

了一声什么，又缩进了车里，好象是被车里人拽进去了。我也没在意，车就开走了，开得还挺快。”

“那个人长的什么样子？”张副书记追问。

“四十来岁，他穿着灰色西服，好像还有一条花领带，分头，不太胖，离得远点，样子没太注意，可过后觉得这人挺面熟，好象是市委宋书记。”

张副书记心里一阵发紧：“你怎么认为是市委宋书记？”

“电视上见过市委宋书记，觉得挺像，又觉得不可能是。汽车走后，我看见停车的地方有一只皮鞋，开始我以为是谁扔的破鞋，可是细一看，鞋挺新的，还是真皮的，进口的，我也奇怪，这么好的皮鞋丢了怎么也不捡？八成是那车上的人丢的。”保安员说完了，眼睛滴溜溜地观察着领导的反映，希望得到一些赞许。

“你为什么不及时报告？”

“我也没想到是什么事，也许那人叫我有事，又不用我了。”

公安局长递过一只皮鞋给张副书记看。张副书记看了看皮鞋说：“马上去让宋书记的家属辨认一下。”然后打发走保安员，给赵市长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赵市长，情况有些不妙，有个保安员看到一些情况，从目击者描述的情况看，很像是绑架，被绑的人很像是宋书记，但还不能最后肯定。在现场发现了一只皮鞋，我看很像是宋书记的，先让他的家属认一下，如果认可了，就可以肯定了。我想宋书记可能发生了意外。”

赵市长紧张地问：“绑架的成分有多大？”

“现在看绑架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“你马上回来，咱们研究一下情况。”

张副书记带着那只皮鞋来到赵市长的办公室，几位副书记和办公室秘书都等在那里，大家都凑过来端详那只皮鞋。

“名牌，鳄鱼皮的，值几千块呢。”

“是，这是宋书记的皮鞋。”宋书记的秘书只看了一眼，就很肯定的说，因为他常给宋书记擦皮鞋。他的话举足轻重，会促使领导下最后的决心。

而其他人很慎重，没敢轻易表态。张副书记说：“刚才让宋书记的爱人辨认了一下，她说就是宋书记的皮鞋。事到如今问题就严重了，我让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破案。”

赵市长焦虑地踱着步子沉思了一会才说：“这么说宋书记真的出事了？否则怎么会这么落荒而走呢？可是，又是什么人？为了什么？”

张副书记说：“被绑的原因现在还说不清，首先应向地委和政法委报告情况。”

赵市长看了看每位副书记，像是征求意见。但谁也没有表态，都在看着他。他又问：“有没有万一的情况？如万一宋书记没有被绑架，万一这只皮鞋不是宋书记的，万一他爱人把这只皮鞋认错了等等。我们一报告，可就把宋书记害了，那时宋书记可要恨我们一辈子了，咱们要对他本人负责。”

张副书记说：“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万一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咱们的犹豫又耽误了

破案的良机，咱们所负的责任更大，对地委更无法交待，那就不是向他本人负责，而是向上级组织负责的事了。”

张副书记的话有道理，几个副书记表示同意立刻向地委报告。赵市长也下了决心，抓起电话：“好吧，我向地委报告。张书记，你马上去公安局坐阵，不要休息，连夜侦破。你全权负责，有情况及时通知我。”

2

在远离田泉市二百多公里的柳坝市，粉红色的夕阳疲惫地伏在山顶，用她温柔的余辉最后安慰一下这座披着薄纱一般笼罩着雾霭的城市。

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在太阳的余辉中，开进了一座位于市郊的独楼别墅中的车库里，车库的铁门被重重地锁上了。车库里变得黑洞洞的，四周一片死寂，只有车内透出昏黄的灯光，把墙壁照成灰色的。一个大汉下车打开车库的灯，另几个人也钻出汽车。田泉市委书记宋世博赤着一只脚被拉下车，他的头被一件衬衫罩着，他的双手被两个大汉牢牢地抓着。他并没有胆怯，而是愤怒地高声斥骂着：“他妈的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绑架共产党的市委书记，你们是活够了！等着挨枪子儿吧！”

几个人推推搡搡地把他推进一个侧门，进入别墅的一个客厅里，他头上的衬衫才被摘掉。他已被捂得满头大汗，脸涨得通红。他眯起眼睛想看清周围的环境，却看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站在他的面前，笑容可掬地向他伸出厚厚的手掌：“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宋书记远道而来，弟兄们照顾不周之处，请多多包涵，真是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”

宋世博鄙夷地看着这个男人，睬也不睬他伸过来的手，冷冷地说：“哦，是刘胜利！原来是你搞的这一切，你这个暴发户又想找什么油水？你这个王八蛋东西是活腻了！”他虽然虎落平阳却仍不失虎威，傲慢地踩着软软的地毯走到客厅中一个最大的沙发前，以主人的姿态坐在沙发的正中央，然后双目喷火地怒视着刘胜利：“别以为我在你手中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，你有胆子有本事！你敢绑架我，可是你敢放我吗？你等死吧！我会让你后悔，让你后半生在大牢里度过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”

刘胜利不生气也不气恼，任你怎么骂他都陪着笑脸在对面坐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好，骂得好。你放心，我请你来，就一定放你回去。我知道你有权，我相信你说的都能做到。不过宋书记你也不要生气，我请你来绝无恶意，我是请你来做客的，我也没有绑架你，也没有打你，也没有捆绑你。你看看，一路上我的弟兄们没动你一根汗毛，我是诚心请你来的。再说，咱们过去也是多年的朋友，我怎么会绑架你呢？”他边说边打开一个罐装啤酒放在宋世博面前，又打开一罐饮料放在他面前，让他选用。

宋世博这一路真渴了，也不客气，拿起啤酒一口气喝了一半，又含一口漱了漱口，故意喷在漂亮的地毯和沙发上。刘胜利却不生气，又在他面前放了一罐啤酒。

宋世博盯着刘胜利冷冷一笑，每个汗毛眼里都充满了仇恨，说：“既然你不是绑架我，现在就放我回去，你的罪可以轻一点。”

刘胜利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宋书记，我保证会放你回去，平平安安地把你送回家去。但现在别着急，我请你来是有一笔买卖要谈，谈完了我不留你，你继续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”

宋世博一拍茶几说：“放你妈的屁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和你谈任何事情，你只有看清形势，幡然悔悟投案自首，才有活路。”

“哈……宋书记把我当成罪犯了，真会开玩笑。”刘胜利见宋世博赤着一只脚，对手说：“宋书记的鞋呢？快去找找，书记怎么能光着脚？”手下人说，找过了，车上没有，可能是上车时丢了。

刘胜利想了想又含笑地说：“宋书记真聪明，是不是故意把鞋丢在了现场？留下个求救的信号？”

宋世博冷笑着说：“我的司机就在现场等我，现在肯定正在寻找我，警察很快就会查到你们，你放明白一点，你的好日子不过以小时计算了。”

刘胜利并不惊慌，脱下自己脚上的鞋说：“宋书记没有皮鞋不成了叫花子了吗？来，把我的鞋穿上。”他弯腰给宋世博穿鞋。

宋世博把脚挪开说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，我不要奸商的鞋，别脏了我的脚。”

刘胜利嘲讽地笑了：“哎哟，我的大书记，你嫌我的鞋脏？你现在穿的皮鞋真是好皮鞋，鳄鱼皮的，2000 多元一双，世界名牌，跟我这双皮鞋一模一样，一样的尺寸，那是我同时买的两双皮鞋。你那双皮鞋是田泉市下泉区副区长宛丰鑫送给你的对不对？不瞒你说，那是我托他送给你的。”

宋世博有些愕然，他没想到这双皮鞋的来历会是这样的。这双皮鞋确实是宛丰鑫送给他的礼品。刘胜利捧着他的脚把自己的一只皮鞋给他穿上时，不知怎的，他没有再拒绝。刘胜利欣赏着他的脚说：“正好，很合适，虽然我穿过，但看上去还是同一双鞋，我想这对你一定有很多好处。”

宋世博心里越来越纳闷，他不知道刘胜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弄到这里来要干什么？其实他很早就认识刘胜利，那时刘胜利居住在田泉市，还是个四处揽工程的小包工头，没有今天的气派，对几个小钱还看得非常重。他为了揽一个不足百万元投资的小工程几经周折经人介绍，登门给当时分管建筑的副市长宋世博送去 5 万元钱，满以为稳操胜券，不料想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工程还是被别人拿去了，他一气之下找到宋世博家里去讨债。当时宋世博不在家，他与宋世博的妻子发生了争吵，宋世博的妻子不但不承认收了他的钱，还叫来警察以私闯民宅拘留了他一个月，险些判了刑。之后他在田泉市再无立足之地，建筑行业里再也没有他的饭碗，不得已，他只得远走他乡另谋生路。宋世博暗想：莫非因为这点旧怨他来报仇吗？他又觉得不太合理，他现在已是个拥资上千万的富翁，会为那区区白扔的 5 万元钱冒那么大的风险绑架一个领导干部吗？那不仅要搭上自己的千万家产，更要搭上自己的一条命。

啊。宋世博找不到合理的答案，便问：“你别跟我来这套假亲热，直说，你把我弄到这里来，想干什么？”

刘胜利还是挂着殷勤的微笑说：“不着急谈公事，先吃饭，来！上饭。宋书记中午饭也没吃，现在肯定饿了。”

宋世博坚决地说：“我不会吃你的饭，我警告你，悬崖勒马，否则你绝没有好下场。直说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刘胜利的脸上又露出了阴笑：“你不想吃我的饭，你嫌我的饭脏？你是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、贵族，你有权有势，用你们的话说是‘人民的公仆’。我是小小老百姓，用你们的话说是‘主人’可是你为什么不来当‘主人’，而拼命地要当‘公仆’？是想全心全意伺候老百姓吗？咱俩换个位置，让我来当‘公仆’，也来伺候一下‘主人’行不行？我看不行，我想换，而你拼上性命也不会换，你有当‘公仆’的瘾，你就是花上几万、几十万元也要保住你‘公仆’的位置。那么我这个老百姓就以‘主人’的身份问问你这个‘公仆’，你自己干净吗？书记大人，你跟我打交道觉得有失身份吗？在你的眼里我的钱来得不干净，用过去的话说是剥削来的，是暴发来的，可是你的钱来得干净吗？我是千万富豪，但我知道你也是百万富翁。你的钱来得干净吗？”

宋世博鄙夷地说：“你胡说，我没有你那么贪婪和富有。”

渐渐地，刘胜利的脸上露出了愤怒和狰狞，他与宋世博的怒目相视着，绝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老百姓的意思：“咱俩虽相识已久，但没有打过多少交道，可是你的底细我太了解了。你的心太黑，你拿了人家的钱总该为人家办点事才心安理得吧？你不为人民服务也该为钱服务了吧？过去你白吃了我5万元也倒罢了。可是你如今几十万元的白吃人家的巨款也不给人家办事，你的心不黑吗？”

宋世博听出来了，他不单单是为了过去他白白丢失的那5万元钱气愤，他还话中有话。他猜测：莫非自己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中？他还装作平静，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没有拿过你的钱。”这种别人没有凭据的事，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

刘胜利冷冷一笑说：“好，你没有拿过我的钱，自然不会为我办事，咱俩的账不用算，会说清楚的。”他叼上一支烟，两眼恶狠狠地盯着宋世博问：“请问，你是不是一个贪官？”

宋世博轻蔑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？这是个政治问题，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这个问题，你也不懂政治问题。”

刘胜利沉下脸来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今天你不要给我摆市委书记的臭架子，这里是我的家，在这里咱俩是平等的，你了解我作为一个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和欲望的迫切，但我也了解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和贪官对金钱和利益的贪婪。谁也不要骗自己的良心，对你这种官，我畏惧的是你手中的权力，绝不是你这个人。”

宋世博嘲讽地问：“原来你也懂得畏惧？我看你是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。”

刘胜利无所畏惧地说：“我用这种胆大妄为的方法把你请来，是因为我要做给你看一看，我今天一点不惧怕你手中的权力，你在我手中，你奈何不了我。但是冤家宜解

不宜结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你的命不如我的命值钱。我只想和你交个朋友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诚意了。”

宋世博厌恶地说：“不可能的事，我是一个政治家怎么和你这种强盗为伍，笑话。”

刘胜利哈哈一笑：“你我都四十多岁，正当发展干事业的好时期，你前途广大，今天是市委书记，明天还能当厅长、省长、中央委员。你会有很多成就，你能做人上人，为老百姓干更多的事情，万人敬仰不可一势。而我呢？没有太大的野心，只想多赚钱，建更多的楼房，为国家和百姓做更多的好事，这一点上咱俩人是共同的。”

宋世博实在不耐烦了，敲着茶几说：“别跟我瞎扯淡！别绕这么大的弯子，你直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现在该想的是你已犯了杀头大罪！”

刘胜利盯着他说：“别吓唬我，你何偿不是犯了杀头大罪？你应该清楚，我不掌握你的命脉就不敢把你请到这里来。要我直说，我就先问问你，田泉市城建局长的职务到底值多少钱？”

宋世博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不知他是什么意思：“你不要用商人的眼光看一切事物，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不是你想象的可以用金钱来称量的，你太低俗无知了。”

刘胜利点点头：“说得好，是共产党员的水平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城建局长的职务有50万元也该够了吧？”

宋世博很愤慨：“你不要糟蹋共产党，党的每个职务都重千斤，但决不是千金能买的。”

“好！好！豪言壮语。”刘胜利拍起了巴掌：“千金买不下来，万金可以买下来了吧？何况50万元呐！你卖不卖？”

宋世博听出味道来了，发现自己的秘密掌握在他手中，不免有些心虚，态度和缓下来，但他嘴还挺硬：“你没资格和我谈这个问题。”

刘胜利有些厚颜无耻地笑着：“你这个官太黑，你收了我的钱，为什么我没资格和你谈这个问题？世上的交易都是要讲公平、诚信的，我付出了钱，就要回报。可你收了我的钱，为什么不付给我回报？这公平吗？”

宋世博越听越摸不着头脑问：“你不发烧吧？我什么时候收了你的钱？你别给我泼脏水。”

刘胜利又点上一支烟，仰在沙发上吐出一口烟，鄙夷地看着宋世博说：“我真看不起你，宋书记，你比强盗还厉害，你连一个老百姓都不如。田泉市下泉区副区长宛丰鑫送给你50万元，你白拿了钱连哼一声都没有，你心里就这么坦然？”

宋世博的脑袋“轰隆”一声炸响。这件事刘胜利怎么会知道？他尽力保持平静地说：“你精神不正常，你以为我像你那么爱钱？别说50万元，500万元我也不会动心。我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不可辱！”

“哎呀，我今天可见到真共产党员了，真是大义凛然，厚颜无耻！”刘胜利边嘲讽边鼓掌地走到电视机前，打开了录像机：“书记先生，你别丢共产党的人了，我见过一分钱不要的真共产党员，今天也见识了你这种贪婪无耻的人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自己

看看自己的嘴脸吧。”

八十多英寸的落地大彩电上出现了比真人还大的图像，首先出现的是下泉区副区长宛丰鑫，他走到一个大办公桌前，办公桌后坐着的是宋世博。宛丰鑫从提包里拿出砖头厚的三捆子钞票放在桌上。宋世博故作恣态地摆摆手，拿起水杯喝水，宛丰鑫却拉开他的抽屉，把钱推了进去，宋世博坐在软椅上没有阻拦。宋世博看到这些不禁傻了眼，他明白了，他被人偷拍了。

刘胜利关掉电视机带着几分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？还想听听录音中你是怎么许诺的吗？你说：‘行，行，市城建局长的职务我一定考虑’。宛丰鑫分三次送给你50万元，你也没有把这个职务给他。所以我要问你，城建局长这个职务到底值多少钱？你说50万不够，我再补上。”

宋世博呆呆地坐在沙发里，汗珠从头发里淌下来，刚才的威风和大义凛然荡然无存了。他的脸色开始发白，头昏昏沉沉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宛丰鑫给他送钱的过程，这对他来说可是致命的一击，在他眼里并不可怕的刘胜利，此时尤如魔鬼一般令人毛骨悚然。

刘胜利看着宋世博被打败的颓唐的样子，心里异常痛快：“宋书记，你可比我有钱，一个城建局长50万元都不卖，全市那么多的官位，你能赚多少钱啊。”

宋世博泄了气地问：“是你指使宛丰鑫偷录的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”

刘胜利眉飞色舞地说：“那当然，宛丰鑫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区长，管一些农村工作，他哪里会有50万元用来打水漂？可是他想得到市城建局长这个肥缺，就请我帮忙。我同意出钱资助他当上这个局长，但你收到钱没有，宛丰鑫要给我一个交代，所以我给他提供了录像机。”

宋世博自嘲地一笑：“你可真够朋友，为别人出钱买官，你是想用这个办法拴住我，还是为你自己赚钱？”

刘胜利很得意地说：“有人用美色换官，有人凭后台要官，有人花钱买官，听社会上传说，你儿子考大学时校长帮着作弊，你儿子考了全市第一名，竟然考进全国第一流的大学。事后你给校长连升几级，当了市人大副主任，这也是换官。我呢，不想当官，也没有条件当官，我只好用钱资助一个代理人去当有实权的官。如果宛丰鑫当上了市城建局长，我们有约，田泉市的大部分工程都要由我承包，钱由我赚，各得其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宋世博终于明白了：“真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你完全可以成为亿万富豪，真是煞费苦心。”

刘胜利的口气也随着宋世博情绪的平缓而变得平和了：“对，不愧是市委书记，看得明白。可是你太黑心了，我原以为送你10万元足够了，没想到加到50万元你还不卖。我的钱不能白白打了水漂，我只好铤而走险，把你请到这里来当面一谈。”

宋世博这才彻底弄清楚刘胜利绑架他的真实原因。他也明白了自己已没有再强硬下去的资本了，他不再对刘胜利怒目而视，也没有了凛然正气，开始用讨好的口吻解释道：“我并没有想黑吃宛丰鑫的钱，只是他不适合当城建局长，对城市建设他

是外行。”

刘胜利反驳他：“外行不是问题，你不是已经提拔过一个个体食品厂的老板当了市教委的副主任了嘛，不就是因为人家送了你不少钱嘛。你还提拔了一个文盲当了法院副院长，也是因为他父亲有钱。谁不知道，田泉市好多有钱人、大老板的子女都通过花钱，根本没有什么考试，就进市政府当了公务员，下一步他们还要当官，还要掌权，还要发大财，这可是长远投资。这些外界都有传说，不是秘密，价码我也清楚，关键还在你。”

宋世博说：“我可以把钱还给你。”

“不用还，我不是为了那几个钱，那几个钱对我来说毛毛雨啦，就算我和你交个朋友，你比我大，我应该称你为大哥。这些秘密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”刘胜利走过来坐在宋世博身边指了一下空空的屋子说：“你看，这里只有咱们俩人，没有别人知道，从今天起我给你当兄弟，你如果看得起我，就给兄弟一个面子，把市城建局长的位子赏给宛丰鑫，他也是我的好大哥，将来我发了大财，决不亏待你。”刘胜利信誓旦旦的，似乎马上就要歃血为盟：“你如果不答应，我也不拦你，马上送你回田泉市，你抓我判我，我没二话。”

宋世博再傻也不会信他的话，他手里抓着自己要命的把柄，只能任其摆布了。刘胜利随时都会用这个录像带把自己送进监狱。他在心里对阴险的刘胜利既恨又怕，他不达目的自己决无宁日。他默默地想着心事，慢慢地点上一支烟说：“你既然是这个目的，到市委和我明说嘛，也用不着绑架嘛，咱们又不是不认识。”

刘胜利看见他态度开始转变，便陪着笑说：“虽然咱们早就认识，可不投缘，官门深似海，一个官场出身的人都摸不清你的脉搏，我一个商人又奈何？只好用一点粗办法，请老哥哥多多担待。”

“好吧，我交你这个朋友。”宋世博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。其实他也是不得已用韬晦之计先稳住对手，再另寻出路：“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今天咱们也算交了朋友。你推荐宛丰鑫当城建局长，可以。而且你以后有什么要办的事，可以直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助你，今天我认你这个兄弟。”

刘胜利笑了，是充满戒心的假笑：“这就对了，我一看你就是个朋友人。来！上饭！上酒！我先拜大哥。”说着他就给宋世博跪下了，“咕咚”叩了一个响头，把没有准备的宋世博吓了一跳。宋世博也假戏真做，假惺惺地拉着刘胜利的手说：“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你如果认真我这个大哥，就不能害我，那个录像带你要交给我。”

刘胜利还没有傻到说话算数立竿见影的地步，两人各怀鬼胎都是逢场做戏。刘胜利诡诈地一笑：“这个……大哥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这个录像带我现在还不能给你。但我绝对为你保密，你是我大哥对吧？总有一天我一定还给你。”

宋世博淡淡地一笑：“你信不过我，这样吧，我保证提拔宛丰鑫，在他提拔之后，你把录像带给我作为交换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”刘胜利满口答应得很爽快。可是他心里有个老主意，他的财源和生命全押

在这个录像带上了,没有了它,自己的生命就落在宋世博的手里了:“大哥,你放心,我绝无害你之心,咱们弟兄说话算数,有信义,合适的时候我一定给你,让你放心,我不是过河拆桥的人。”

宋世博担心这个奸商在和自己耍滑头。这个录像带在他手中一天,自己就是他手中的玩物,就会永无宁日。但他又无可奈何:“你没有诚意,你既然称我为大哥,就不要留一手。”

刘胜利可是坚定地信守商业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铁则,不见兔子不撒鹰:“诚意是相互的,我已经付了50万元,你还没有给我兑现呢,对吧大哥?”

被人愚弄的苦涩掠过宋世博的嘴角:“你真精明,50万元你就可以垄断田泉市的建筑市场,这个买卖够合算的。”

在两人不断地付价还价中,茶、饭、酒都端了上来。刘老板出手大方,上的是8000多元一瓶的法国名酒路易十三。他端起咖啡色的美酒很郑重地说:“大哥,兄弟多有得罪,从今开始咱们打交道,我的为人和诚意你以后会了解。来,为了友谊,干!”

宋世博端起酒杯,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莫名的笑:“好,为了友谊,干!”

魏晋时有个名鲁褒的南阳人,他写了一篇文章叫《钱神论》,全篇阐述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。他说钱能决定一切,“钱能使鬼,何况人乎?”后人把这句话归纳为一句名言“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

3

田泉市委办公大楼笼罩着恐慌的气氛。市委书记被绑架的消息悄悄地不胫而走,从领导层传到各环节干部中,又传播到社会上去。已经三天没有市委宋书记的一点消息,人们都感到凶多吉少。各种谣言四起,其中有猜测、有杜撰,还有传言说市委宋书记并没有失踪,而是领着小姐到南方游山玩水去了;还有人传说市委宋书记犯了事怕被抓,携带巨额赃款潜逃到外国去了;还有传言说宋书记收了大笔贿款不为人办事,被黑社会绑架了;还有人说宋书记犯了案,被中纪委秘密双规了等等。社会上各种谣言传得有枝有叶、活灵活现,甚至宋书记现在在什么地方、住某栋楼几号都清楚。

市公安局的压力最大,冯局长三天没回家,每天只在办公室里打个盹儿。地区公安局、省公安厅、省国家安全厅都派人来了解情况,可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,令人一筹莫展。宋世博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及个人手机号每分钟都受到监控,只要绑架者一出现,很快就能找到所在位置,可是没有一点让人乐观的结果。刑侦支队也撒开大网对当天入住风华宾馆的顾客逐一进行排查,并逐步扩大到其他宾馆中住宿的可疑对象。地委书记和有关部门每天来几次电话询问情况,作出指示,要求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尽快破案。这是田泉市乃至全地区全省从未发生过的案件,令人瞩目的程度从未